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论世界近代史

(下册)

北京大学历史系初稿
北京师范学院史地系翻印
西南民族学院政治系翻印

第一部分 1871—1917年的欧美

一、总 论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处于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代。

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极反动的、垂死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衰落的财政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代替。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第一个时代是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支柱，而到了现在第三个时代，则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动的阶级。正在上升的阶级（在广大的历史范围内）完全是另

一个阶级了。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
《列宁全集》第21卷，124—127页。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1912），《列宁全集》第18卷，
582—583页。

“在东欧与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
《列宁全集》第20卷，406页。

“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成三部分是适当的：第一部分——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不包括在内），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自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包括在内），这是资本主义开始没落的时期，是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个打击，旧的‘自由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以及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时期，而十月革命则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第三部分——自1918年末（战争结束的那年）至1934年

末……”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193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295页。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372页。

二、巴 黎 公 社

1. 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曙光。”

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18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1页。

“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

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
单行本，152页。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4.17），
《马恩选集》第4卷，394页°

“公社还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公社在欧洲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公社破除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愿的天真信任。公社教导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公社的教训》（1908），《列宁全集》，第13卷，454—455页。

“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
单行本，135页。

“不管公社的个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

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同上，142页。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4.12）’

《马恩选集》第4卷，392—393页。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1871.5.23），《马恩全集》第17

卷677页

2.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伟大尝试

“由于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

单行本，2—3页

“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

单行本，151页。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

单行本，13页。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

单行本，188页。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

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马恩全集》第17卷，468页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单行本，58页。

3.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巴黎公社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正确路线的领导所以失败了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世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

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

单行本，9页。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尽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象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单行全，64—65页。

“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4.12），

《马克思选集》第4卷，392—393页。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备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矛盾论》（193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06页。

“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够，法国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小店主等）的国家。另一方面，还没有工人政党，工人阶级还缺乏准备和长期的训练，大多数工人甚至还不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既没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广泛的职工会和合作社……

尽管条件这样不利，尽管公社存在的时间短促，公社还是采取了一些足够说明公社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措施。……

这一切措施足够清楚地说明，公社是对于建立在奴役和剥削之上的旧世界的致命威胁。因此，当巴黎市议会飘扬着无产阶级的红旗时，资产阶级社会是不能安然入睡的。”

列宁：《纪念公社》（1911），《列宁全集》第17卷，123—124页。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其所以不能，在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稍微巩固的完全的专政，而不是象巴黎公社那样不完全不巩固的专政。”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1926），《斯大林全集》第8卷，

46页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他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多了吗？”

恩格斯：《论权威》（1872），《马恩选集》第2卷，554页。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实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

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

《马恩全集》第18卷，180页。

4. 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9.

12—17），《马恩选集》第4卷，413页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象一些蠢才所想象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

单行本，201页。

“我已经为你们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何况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

的。”

马克思：《致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
尔兰》（1871·5·13），《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220页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不需要动用武器’。

当他自己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哈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敌人，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师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举动，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哈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世界历史革命运动前进一

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

马克思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
集俄译本序言》（1907），《列宁
全集》第12卷，101—103页。

“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1959.8.15），引自《无产阶级

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人民日报》1971年3月18日。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8),《列宁全集》第15卷,152页。

三、十九世纪70—90年代的工人运动

1872—1904年间,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的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

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
《列宁全集》，第18卷，582—583页。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首先需要有一个相当发展的、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本身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备组织。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这种政治权力的宣传并对统治阶级的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11），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297页。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马恩全集》，
第17卷，304页。